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書卷五十八至六十四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蔣肇源

繪圖監生臣戴禹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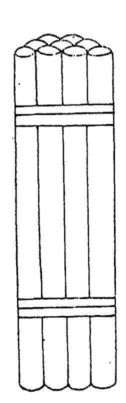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五十八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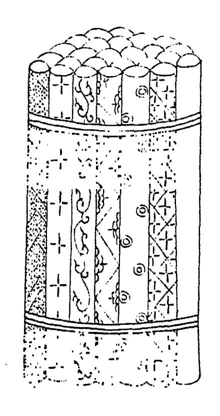
禮書圖

幣帛 附帛錦



幣帛

帛附錦



幣帛 帛錦附

儀禮士冠禮乃醴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婚禮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婚禮用玄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納徵執皮攝之内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手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手隨入為門中阨狹西

上中庭位併賔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賔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為節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主人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無幣異於賔客士相見之禮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聘禮宰書幣命宰夫官具及期夕管人布幕於寢門外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於其前史讀書展幣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享獻也既聘又一獻所以厚恩

惠也帛今之璧色繒也入境斂旜乃展布幕賓朝服立於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遂執展之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退圭圭璋尊不陳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璧展之會諸其幣加於左皮上上介視之退馬則幕南北面奠幣於其前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於上介上介告於賓展夫人聘享上介不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覿及大夫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及郊又展如初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賔賔用束錦儐勞者賔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内内攝之入設也賔止也賔執梁與湇之西序端不敢食於尊處主人辭賔反之卷加席主人辭賔反之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辭賔降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徹也辭於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具臨已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徹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卒食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

氏侯氏束帛乘馬儐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天子賜舍侯氏再拜稽首受館儐之束帛乘馬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士虞禮卒哭明日以其班祔鄭氏曰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太宰之職以九賦斂財賄九曰幣餘之賦祀五帝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玉幣所以禮神玉與幣各放其方之色祀大神示亦如之

朝覲會同賛玉幣玉獻玉幣諸侯享幣也其合亦如小行人所合六幣小宰凡祭祀賛玉幣爵之事凡賔客賛祼凡受幣之事大府幣餘之賦以待賜予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録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内宰凡建國佐后立市出其度量淳制純制天子廵狩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䋝與大宗伯孤執皮帛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

之色幣以從爵若飲酒有酬幣若國有貞則奉玉帛以詔號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謂所齎東貢獻之財物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杜子春云繫幣者以帛書其占繫之於龜也玄謂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大祀六曰幣號幣云量幣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使者所用私覿行人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若有四方之大

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為承而擯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將幣享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此六禮者惟饗食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酬幣侑幣致之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

之禮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掌訝待賓客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曲禮幣曰量幣檀弓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月令曰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禮運列祭祀瘞繒埋牲曰瘞幣帛曰繒禮器圭璋特琥璜爵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束帛加璧往

德也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告于祖禰以幣帛皮圭諸侯適天子告于社稷宗廟山川用牲幣又曰君薨太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升奠幣于殯東几又曰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禮器曰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夫人薦幣而從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正義曰此觧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故皆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者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受宰夫束

帛以侑注云主國君以為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之欲其深安賓也是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亡準此亦安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飲之而有幣謂酬幣也鄭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之若飲食為一則食禮不主於飲若飲為燕禮不宜又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物有食不宜無饗其幣所同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帛乘馬亦不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故云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幣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送爵

也食禮無爵可送則琥璜饗酬所用也謂饗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大夫合六幣琥以繡璜以黼則天子酬諸侯以黼繡而琥璜特之既天子饗諸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禮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文以言之此唯言享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燕禮唯有好貨無幣故文不顯言之

左氏昭五年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晉韓宣子如楚楚薳啟疆曰宴有好貨飱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十年晉葬平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二十六年申豐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定六年陽虎使孟懿子往報晉夫

人之幣晉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餚烝范子曰此何禮也王召士季曰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體解節折而飲食之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定王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晉厲公克楚使郤至告慶於周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交酬飲酬之幣飲酒燕語相悅也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魯語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用幣與大夫同幣吳伐越使來好聘

獲骨焉節專車賓好幣於大夫及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獻酬禮畢徹俎而宴飲也客執骨而問晉語王饗禮命公胙侑胙賜祭肉侑侑幣

祭祀用幣之禮

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先儒謂大祀天地宗廟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也小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然典瑞祀日月星辰有圭璧祀山川有璋邸射小宰凡

祭祀皆贊玉幣爵之事則用玉特大祀用幣不特次祀而已肆師掌立國祀之禮而玉帛牲幣用否不同如此蓋始立國祀與凡祭祀異矣用幣之禮其色則天地四方各象其類大宗伯曰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宗廟則玄纁雜焉聘禮制玄纁是也鄭康成曰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其數則十端為束曾子問執束帛升聘禮玄纁束是也其長則丈八尺天子巡狩禮謂制幣長丈八尺是也其奠則或於几上或於几下曾子問奠於殯東

几上聘禮奠于室中几下是也其埋則廟階之間曾子問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聘禮埋于西階東是也天子則職之以太宰小宰周禮太宰小宰賛幣是也諸侯則小宰曾子問世子生小宰舉幣是也大夫則祀而已聘禮祝入取幣是也先儒謂有燔瘞之幣有禮神之幣有從爵之酬幣禮神之幣則帛在牲上若大祀用玉帛牲牷是也從爵之幣則帛在牲下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然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禮

神者也酬幣之說於賔客有之不聞祭祀有是禮也

賈公彦曰鄭以獻尸從爵之幣無文故以生人飲酒之禮況之案聘禮饗時有酬幣則獻尸後酬尸時亦有幣之從爵也

饗食燕用幣之禮

聘禮公於賔一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賔介皆明日拜于朝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賔一饗一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賓降辭幣升聽命降拜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受幣賓降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郊特牲曰禮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琥璜爵左氏曰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又曰王饗禮命

晉侯宥又曰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又曰宴有好貨詩鹿鳴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周語晉隨會聘于周定王享之餚烝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何禮也王曰親戚宴饗則有餚烝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周語王叔簡公飲郤至酒交酬好貨皆厚

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

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於賔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賔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婚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特

鹿鳴之詩燕羣臣嘉賓言承筐是將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頴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春秋之時定王謂隨會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遼啟疆曰宴有好貨又晉郤至告慶于周王叔簡公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宴語相説則古人燕賔未甞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又王饗虢公晉

侯皆玉五穀馬三匹左氏不識其物而識其數之不異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食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然公食大夫三飯而後侑則每舉不侑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而每爵必酬非禮也酬幣亦謂之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公食大夫飲酒實觶舂人凡饗食共其米饎人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則食非無

酒饗非無食特其所主者異耳

禮書卷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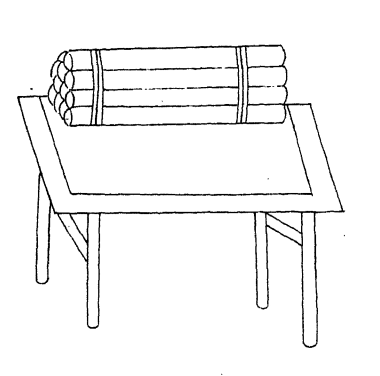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五十九

宋 陳祥道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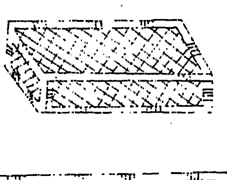
禮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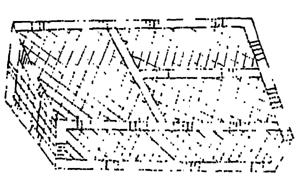
釋幣



筐

筐





燔瘞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司巫凡瘞事守瘞鄭氏曰埋牲玉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又曰圭璧既卒上下奠瘞詩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書曰至于岱宗柴禮記曰天子適四方先柴又曰柴于上帝又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又曰列祭祀瘞繒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

升柴加於牲上而燔之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山海經曰懸以吉玉春秋之時晉公子投璧于河鄭駟帶與子上盟用兩圭質于河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蔡侯及漢執玉而沈曾子問曰天子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君薨而世子生太祝執束帛升奠幣于殯東几上遂朝奠小宰升舉幣鄭氏曰舉而下埋之階間則宗廟之瘞

在既事之後矣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又周人尚臭而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柴在行事之前矣崔靈恩謂祭天以燔柴為始祭地以瘞血為先賈公彥謂天神中非直有升煙玉帛牲亦有禮神者地示中非直有瘞埋玉帛牲亦有禮神者以為燔瘞在作樂降神之後而禮神又燔瘞之後則燔瘞之與禮神固有二玉二帛二牲矣然記曰禮有以少為貴者祭天特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書曰用牲于郊

牛二則帝牛與稷牛凡二而已謂帝牛有二殆不然也晉賀循謂燔牲左胖漢用牲首唐用牲脅九箇其制不一以宗廟之祭考之升首所以報陽則天地燔瘞固用首矣漢用牲首蓋禮意也周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犬人凡祭祀共其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康成曰積柴禋祀槱燎實柴鄭司農曰瘞謂埋祭祭地曰瘞埋則燔瘞用羊犬矣此豈施於天地之從祀與夫次祀小祀者乎周魏之間燔柴皆於祭末郭璞云

祭天既祭積柴燒之祭地既祭埋藏之恐先王之時祭祀事畢亦有燔瘞之禮其詳不可考也詩曰圭璧既卒書金縢稱周公曰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俟爾命則禮神之玉其終固燔瘞矣

守瘞

司巫凡祭事守瘞鄭氏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其說是也唐之守瘞者至於六旬非古也

釋幣

聘禮賓朝服釋幣于禰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禰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玄纁之率玄居三朝貢禮云純四尺制丈八尺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又釋幣于行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不言埋幣可知也遂受命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禰與行覲禮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釋幣者告將覲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遂朝奠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舉而下埋之階間几告用牲幣反亦如之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諸侯相見必告于禰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命祝

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覲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禰聘禮賓將受命釋奠于禰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聘禮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祝告釋幣制玄纁東奠于几下出主人立于户東祝立于牖西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覲禮侯氏釋幣于禰鄭氏謂如聘大夫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蓋聘賓釋幣于廟故舉幣而埋之侯氏

釋幣于行主故舉幣而藏之行主祖之遷主也謂之禰者親之也文王世子所謂公禰與此同意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所告蓋有用牲者矣其言止於幣帛皮圭者以其無遷主而奉此以出也曾子問又曰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則不用牲者肆師不為位也蓋道或有遠近禮或有重輕故告有特用幣有兼牲幣非一端也太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

過大山川用事焉反行釋奠鄭氏引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及釋曾子問則改牲幣為制幣是自惑也孔頴達曰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卿大夫惟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然禮凡告朔告至必用牲也孰謂天子諸侯之告不皆用牲耶皇氏熊氏謂天子告用牲諸侯不用牲此尤無據告雖或用牲而其他不用牲者多矣若國大貞則奉玉帛而詔號春秋傳曰凡天災有幣無牲月令仲春之月祀不用犧牲

用圭璧更皮幣以至晉侯謀以息民魏絳請祈以幣更齊饑孔子請祈以幣玉十家語凡此視其事與時而已

筐

詩曰不盈頃筐頃筐墍之女執懿筐維筐及筥筐之筥之承筐是將序曰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易曰女承筐無實儀禮公食大夫簠實實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記曰凡餼大夫黍粱稷筐五斛禮記曰蠶則績而蟹有筐又曰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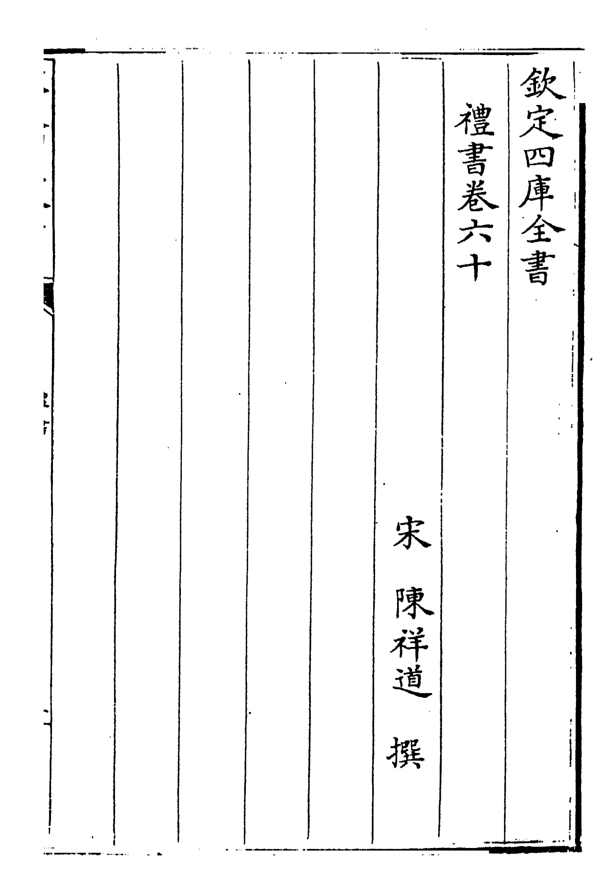
曲植籧筐又曰㸃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毛氏曰筐畚屬說文曰方曰筐圓曰籧盖筐有頃筐有懿筐有大筐有小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五斛小筐實績㸃幣帛篚實而已篚匪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其制皆方

篚

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篚儀禮罍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

匴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士虞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篚可以代所俎士虞佐食受肺脊實于篚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匴甕此篚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甕簋實實于篚而篚者筐類也其用以實簋實宜矣鄭氏曰篚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禮書卷五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六十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皮帛

虎皮

王之孤飾

贄以虎



豹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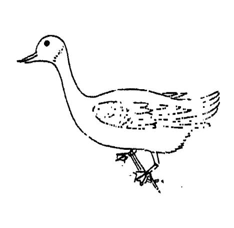
公之孤飾贄以豹

孤

希冕

羔

鴈



贄儀

書曰三帛二生一死贄大宗伯曰以禽作六贄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膳夫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司約曰治贄之約行人曰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士相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聘禮賓既將公事

復見之以其贄禮記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婦人之贄椇榛脯脩棗栗國語曰為贄幣瑞節以鎮之春秋之時哀姜至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傳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孟子曰出疆必載質又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不敢見諸侯荀卿稱周公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

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贄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於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儐還之大夫於常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於堂大夫士於君壻於舅則奠摯士常臣於大夫亦

奠摯左傳言委質為臣荀卿言錯質之臣童子於所尊則委質此禮之殺也周官膳夫祭祀致福者受而膳之以贄見者亦如之則受之所以納其德也膳之所以用其德也然膳夫之所受膳者特禽鳥而已若玉帛則非膳夫之所受也聘禮賔見主君以圭璋不以贄訝者訝賔亦不以贄及賔即館訝將公事乃見之以其贄賔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贄

卷

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贄禮於鬼神禮記凡贄天子鬯周禮鬯人凡王吊臨共介鬯則天子之鬯以介致之而已鄭氏引檀弓曰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父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神之辭介於是進鬯其説是也然以此為檀弓之文誤也天子宗廟之灌以圭瓚廵狩之灌以大璋中璋邊璋則贄鬯之器蓋圭璋也天子之贄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圭璧以朝君皆贄瑞也

皮帛

虎皮王之孤飾贄以虎

豹皮公之孤飾贄以豹

孤希冕

書之言贄有三帛周禮言贄亦三帛周禮之三帛則王與公之孤諸侯適子之未誓者書之三帛孔安國以為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黄其言雖無經見然天子巡狩卿大夫士皆以贄見於方

岳之下附庸宜亦有贄矣孔氏之說蓋有所受之也

鄭氏以為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

其餘諸侯皆用白繒然二氏之與諸侯贄以五玉而

已其謂用繒誤也大宗伯射人孤執皮帛典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行人曰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玉人曰繼子男執皮帛

然則古者制幣其長丈有八尺其束十端其色或素

或玄纁故婚禮納徵玄纁束帛聘禮釋幣與享大夫

亦玄纁束帛享君束帛則素而已周禮三帛之色不

可以考觀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績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則天子之孤與公之孤其贄帛之色宜不同矣郊特牲曰虎豹之皮示服猛也鄭氏謂天子之孤飾贄以虎皮公之孤飾以豹皮理或然也士婚禮納徵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内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賔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於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聘禮致享亦奉玉帛於堂實皮於庭攝之

毛在内賔致命張皮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賔出當之
坐攝之公側授宰幣皮如入右首而東孤之贄禮蓋
亦類此以皮不可以上堂故也

羔

鴈

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繢士相見禮下大夫相見以鴈
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
以布四維之結於面左頭如麛執之先儒謂飾以繢

者天子之卿大夫也飾以布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諸侯之卿大夫以布則士以下無布矣昔魯侯會晉師于瓦范宣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蓋魯禮之失至此乃復正也呂氏春秋言得伍員者位執圭漢之曹參始封執帛後遷執圭陳寔父子同時旌命羔鴈成羣魏司空征南將軍與卿校同執羔明帝詔之以執璧則先王贄禮㳂歷漢魏其大畧尚存也然周禮三公一命衮其在朝則服驚冕

服鷩冕則執信圭及王服鷩冕以大射然後公降服毳冕而執璧魏以三公執璧為常禮誤矣

禮書卷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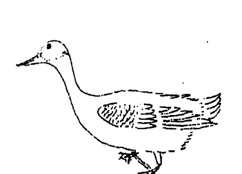
禮書卷六十一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士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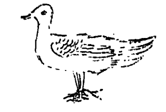
贄鴈



雉

腒

鷖



雞

野外軍中贄

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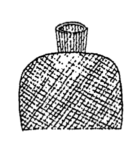
拾

矢

婦人贄

笲

音煩一音皮彦器名以葦若竹為之其形如莒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腶脩之屬



士昏贄鴈

帛有衣被之仁皮有炳蔚之文故孤執之羔有跪乳之禮有羣而不黨之義故卿執之進必以時行必以序鴈也故大夫執之交有時别有倫被文以相質死分而不變者雉也故士執之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士相見禮於雉左頭奉之於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於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

蓋執禽者必左首雉必左首而無飾維鴈有飾維而亦左首鴈之飾與羔同而維與羔異羔四維而結于面鄭氏謂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是也士執雉而昏禮用鴈以贄不用死且攝盛故也觀其所乗者墨車所冠者爵弁女衣必纁袡領必顈黼腊必用鮮魚必用鮒則其攝盛可知鄭氏謂鴈順陰陽往來故昏禮用焉誤也詩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亦謂用鴈士禮也賈公彦曰昏禮無

問尊卑皆用鴈蓋附會鄭氏而為之說歟

士雉

腒

士相見之禮冬用雉夏用腒雉不飾以布以士卑也不維以索以用死也用死與士死制同意用腒與夏行腒䐹同意臣之於君奠贄而不授所以尊之也自敵以下授贄而不奠所以交之也壻之見舅用臣見君之禮鄭氏謂壻有子道不敢授也贄雉也蓋壻之

親迎稱賔則贄以鴈三月然後稱壻故贄以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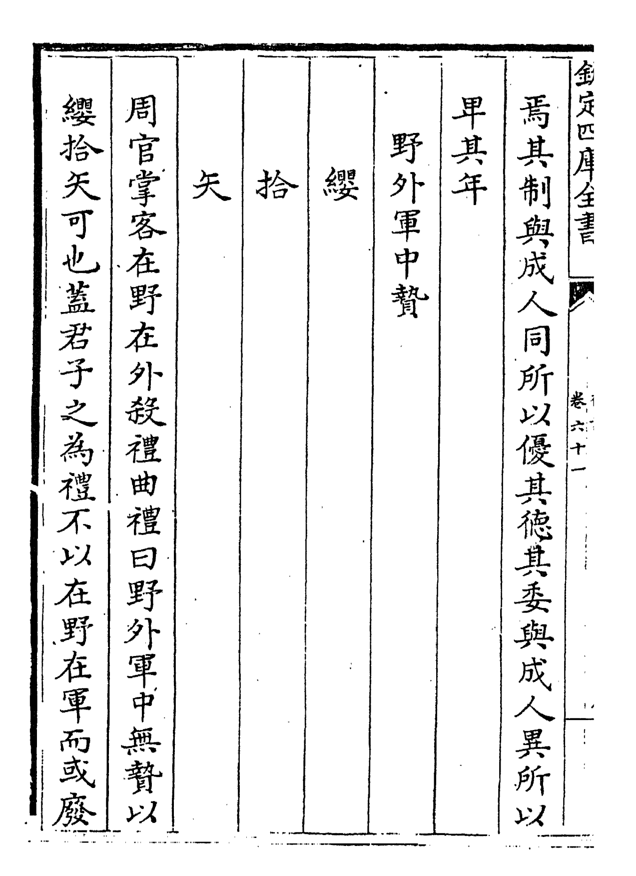
鶩

鷄

童子贄

周禮庶人執鶩工商執鷄禮記言庶人匹鄭氏曰匹當為鶩鶩然鶩之為物有馴擾而無散還其謂之匹可也内則曰舒鳧翠爾雅曰舒鳧鶩李廵曰鶩鴨也野曰鳧家曰鶩然則庶人執鶩非鳧也士相見禮庶人

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孟子曰庶人不傳質為臣則
庶人見君無贄矣鶩之為贄特施於下其君者也工
商亦然昔闕黨童子將命孔子譏之以欲速成范匄
謀晉軍文子責之以何知蓋童子之禮衣不裳屨不
絇服不緦聽事不麻立則在北坐則在隅見先生則
從之而不竝有事走而不趨及冠然後奠贄于君遂
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是未冠不預乎禮也然或
賢與多聞不可不進以成人之事故又有童子之贄



焉其制與成人同所以優其德其委與成人異所以
畢其年

野外軍中贄

纓

拾

矢

周官掌客在野在外殺禮曲禮曰野外軍中無贄以
纓拾矢可也葢君子之為禮不以在野在軍而或廢

亦不以物不足而求備故以纓拾矢各適其宜而已

然不若備物之為善故曰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贄

笲

昏禮婦見舅姑執笲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

于席舅坐撫之婦降階受笲腶脩升拜奠于席姑坐

舉以授人蓋棗取其赤心榛栗堅實脯脩取其正治

士昏禮不言榛特牲少牢大夫士之祭亦棗栗而

已特邁人有棗栗又有榛實蓋具椇榛棗栗者盛禮也魯莊公使宗婦覿用幣左氏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椇榛棗栗以告虔也公羊曰宗婦昌用棗栗云乎腶脩云乎蓋棗栗陽也故贄於舅腶脩陰也故贄於姑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賔受栗大夫二手授栗玉人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然則婦人之用棗栗

豈特為贄而已哉

禮書卷六十一

禮書卷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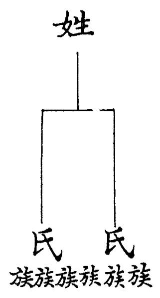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大宗小宗

諸侯					
繼世之君	別子為祖				
君	繼別為宗	禰			
君	大宗	繼禰	禰		
君	大宗	小宗	繼禰	禰	
君	大宗	小宗	小宗	繼禰	禰
君	大宗	小宗	小宗	小宗	繼禰
					小宗

姓族氏



大宗小宗

喪服小記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大傳曰别子為祖繼别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别子之後也宗其繼别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

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曲禮曰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小記曰支子不祭明其宗也內則曰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

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敬宗焉終事而后敢私祭曾子問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

其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
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
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宗子死稱名
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孔子曰宗子為殤而
死庶子弗為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
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
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稱

守祖廟未毀教于公宫三月若祖廟已毀則于宗室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即大夫世本之屬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諸子掌國子之倅公卿大夫士之副貳儀禮喪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宗也曷為後大宗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

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絶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女子子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大

夫為宗子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别於尊者也若公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别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詩曰宗子維城

又曰大宗維翰

百夫無長不散則亂一族無宗不離則疎先王因族

以立宗敬宗以尊祖故吉凶有以相及有無得以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貳（儀禮所謂不貳斬之類）貴賤有繫而不間（文王世子曰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然後一宗如出乎一族一族如出乎一家一家如出乎一人此禮俗所以刑而人倫所以厚也蓋公子不得禰先君故為別子而繼別者族人宗之為大宗遠雖至於絕屬猶為之服齊衰三月母妻亦然庶子不得祭祖故諸兄弟宗之為小宗以其服服之大宗遠祖之正體則一

而已小宗高祖之正體其别有四則繼禰者兄弟宗之繼祖者從兄弟宗之繼曾祖者從祖兄弟宗之繼高祖者族兄弟宗之四世則親盡屬絶而不為宗矣然言繼别為宗又言繼别子之所自出者言繼禰為小宗又言宗其繼高祖者則繼别者别子之子也繼别子之所自出者即别子也繼禰者庶子之子也繼高祖者五世之孫也繼禰言其始繼高祖言其終繼别言其宗繼别子之所自出言其祖經言繼别子之

所自出而孔穎達言別子之所由出然則別子所由出即國君也其可宗乎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即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已有來自他邦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為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

有小宗而無大宗

有大宗而無小宗

有無宗亦莫之宗

諸侯之公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必有以統之故有三者之宗道也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為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為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已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儀禮曰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學士大夫則知尊祖記曰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大夫之嫡者荀卿曰大夫士

有常宗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葢由士以上莫不知尊祖禰知尊祖禰則尊者常宗當其為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内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雖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禫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故史朝言孟縶非人也將不列於宗賀循言

奸回淫亂則告廟而立其次凡此特義之權耳非其所得已者也方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刺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則宗子之於天下豈小補哉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後世襲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

人異之以為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

辨嫡上

子服父三年父以尊降服子朞而長子三年以其傳重也孫服祖朞祖以尊降服孫大功而服適孫朞亦以其傳重也若適子在而適孫死則祖亦服大功以其有適子者無適孫也適子不在而祖死則適孫亦服三年以其無適子者適孫承其服也然則古者父死立適子適子死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

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絶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春秋左氏傳曰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以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立妾子之長則無間於貴賤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

子立右媵子右媵無子立左媵子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子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子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子不識何據云然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為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禮言為後者四有

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為後是也有體而不正庶子為後是也有正而不體嫡孫為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禮謂族人以支子後之蓋自其無弟者言之也今令文諸王公侯伯子男皆子孫承嫡者傳襲若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孫以下准此若然是無

嫡孫則舍嫡孫母弟而上取嫡子之兄弟無嫡曾孫則舍嫡曾孫母弟而上取嫡孫之兄弟嫡子之子宜立而不立嫡子之兄弟不宜立而立之是絶正統而厚旁支矣與禮大宗不可絶云不亦異乎

辨嫡下

木之正出為本旁出為枝子之正出為嫡旁出為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絶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

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故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

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名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啟覬覦之心宋莒齊晉之君不察乎此

每每趨禍良可悼也或曰易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禮言子以馭其幸則人君之於臣其所以立者無嫡庶之間耳然考之於古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其後魯人殺懿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為之也古之所謂開國承家者猶之别子為祖也為祖而不為宗則其所立者非為傳襲其先也果使之傳襲其先而不以嫡長則宣王已事之驗可不鑒哉

姓族氏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堯賜禹姓曰姒封之於夏謂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吕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

民人也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别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别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别姓則為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

族陶氏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吴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而受姓命氏粲然衆矣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於是繫世昭穆失其本宗及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

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系録而路敬韋述之徒傳述不一推叙昭穆使不相亂婚姻得之而有别親疎得之而有屬則姓氏之學其可忽哉國語曰教之世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動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

禮書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禮書卷六十三

宋 陳祥道 撰

禮書圖

族燕之禮

九族

書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睦高祖玄孫之親皋陶謨曰惇叙九族庶明勵翼仲虺之誥曰志自滿九族乃離詩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其詩曰終遠兄弟謂他人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終遠兄弟謂他人昆頍弁諸公刺幽王也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其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

族而好讒佞其詩曰兄弟昏姻無胥遠矣行葦忠厚也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其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

三族

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别以辨親疎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禁令（三族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禮記仲尼燕居曰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三族父子孫也）士昏禮請期

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其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為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雜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

史記秦紀襄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誅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前漢張耳傳趙相貫高曰人情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

宗族

周禮大宰宗以族得民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大宗伯以飲食之

禮親宗族兄弟脤膰以親兄弟之國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王族故士故為士晚退留宿衛者未甞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巾車金路封同姓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悌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於公内朝則東靣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

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宫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纎剸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宫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

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于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絶也公族無宫刑不翦其類也大傳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禮義人道竭矣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繫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

坊記君子因睦以合族杕杜詩曰晉人刺其君不親九族左傳曰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文七年宋昭公欲去羣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不可縱尋斧焉叔向曰公族將畢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為右師譖之於平公而逐之左師曰汝夫也必亡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汝何有既而華亥果亡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特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昬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者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白虎通夏侯歐陽何琦如淳之徒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為九族其説葢以詩之葛藟刺平王不親九族而言謂他人父謂他人母頍弁刺幽王不親九族而言豈伊異人兄弟甥舅角弓亦刺不親九族而言兄弟婚姻無胥遠矣則所謂九族者非特内宗而

已是惡知詩人之所主者因内宗而發哉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二族已女昆弟適人者子為三族已女適人者子為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為一族母之昆弟為二族母之女昆弟為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然於母之父母則合而為一族妻之父母則離而為二可乎爾雅於内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已又禮小功之末可以嫁娶妻之黨固無妨於嫁娶昏禮

不容慮其不虞也然則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為正何則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隆殺之差也蓋巳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然巳之所親以一為三祖孫所親以五為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服父三年服祖朞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而皆齊衰三月者不敢以大小功旁親

之服加乎至尊故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此所謂上殺服適子三年庶子朞適孫朞庶孫大功適孫傳重者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則長子在皆為庶孫也則曾孫宜五月而與玄孫皆緦麻三月者曾孫服曾祖三月曾祖報之亦三月曾祖尊也故加齊衰曾孫卑也故服緦麻此所謂下殺服祖朞則世叔宜大功以其與父一體故加以朞從世叔則疏矣加所不及故服小功族世叔又疏矣故服緦麻此發父而旁殺者也祖之兄弟小功

曾祖兄弟緦麻高祖兄弟無服此發祖而旁殺者也同父至親朞同祖為從大功同曾祖為再從小功同高祖為三從緦麻此發兄弟而旁殺者也父為子朞兄弟之子宜九月不九月而朞者以其猶子而進之也從兄弟之子小功再從兄弟之子緦麻此發子而旁殺者也祖為孫大功兄弟之孫小功從兄弟之孫緦麻此發孫而旁殺者也葢服有加也有報也有降也祖之齊衰世叔從子之朞皆加也曾孫之三月與

兄弟之孫五月皆報也若夫降有四品則非五服之正禮耳

旅燕之禮

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禮記曰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賔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又曰公族無宮刑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而君臣之道著矣大傳曰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

竭矣常棣燕兄弟也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儐陳飫私也不脫履升堂謂之飫箋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焉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兄弟既翕和樂且湛正義曰飫私釋言文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酒也周語有王公立飫又曰立成禮蒸而已飫既為私不在公朝在路門內也酒肉所陳不宜在庭則在堂矣燕禮云皆脫屨乃升堂少儀云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是燕由坐而脫屨明飲立則不脫矣故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知飫禮為圖非常議大疑者以周語云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體建大德昭大物講事昭物是有所謀矣明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飫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飫則有房蒸親親燕饗則有殽蒸又曰飫以顯物燕以合好則飫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飫者

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飫禮則飫大於燕天子燕宗族之禮亡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從后者湛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宗族兄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祭末乃曰徹庶羞設於西序下注云為將餕去之庶羞主為尸非神饌也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也鄭以彼特牲是宗子之祭禮族人及族婦皆助故經云宗婦執兩籩宗婦贊豆是宗婦及族人俱助宗子之祭及祭末族人既為宗子所燕明宗婦亦主宗婦之燕可知也

湛露天子

燕諸侯也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則止正義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燭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楚茨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祖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乃欲嗜君之飲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

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王皮弁以日視朝詩刺不能宴同姓而曰有頍者弁則皮弁也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於堂后帥內宗之屬燕於房其物餚烝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

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受爵樂無算以盡驩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特牲饋食禮祝告利成徹庶羞設於西序下鄭氏引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為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

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于房由是觀之燕族之禮不特天子諸侯而已

族飫之禮

周語定王謂晉隨會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禮之立成者為飫親戚燕饗則有餚烝餚烝升體節解折之俎也謂之折俎今汝非他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章章程也建大德昭大物也大德大功也大物大器也

故立成禮烝而已（立成不坐也烝升也升其滿物而已）飫以顯物宴以合好（顯物示物備也）故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敬王十年萇弘欲城周衛彪傒見單穆公曰萇弘其不沒乎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周詩飫時所歌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詩作此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夫禮之立成者為飫昭明大節而已少典與焉（其詩樂少章典威儀少皆類也）是以為之曰惕其欲教民戒也然則夫支之所道者必盡知天地之為也不然不足以遺

後之人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魯語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胙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昭謂立曰飫坐曰宴言宗具則與繹繹畢而飲不盡飫禮而退恐有醉飽之失皆所以遠嫌也）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聞之曰善哉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

古者合族之禮方其平居無事則有燕以申好及其有大疑謀則有飫以圖事燕則脫屨升堂坐而不立

其牲體折節而殽烝所以致愛飫不脫屨升堂立而不坐其牲體半解而房烝所以致嚴周語曰王公之有飫禮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故立成禮烝而已又曰歲飫不倦然則飫以圖事非必歲為之也國語言歲飫時燕蓋明其䟽數之異而已衛彪傒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以其戒慎尤在於厭飫之時也公父文伯之母祭悼子康子與焉繹不盡飫而退則飫非若燕禮

之多儀也

禮書卷六十三